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十六回 明歸神瓦古千秋

從夫去國即遭殃，青塚柔魂也斷腸。 孩稚亦能說海氏，趨祠拜倒叫貞娘。

話說有量見銀子已落人手，回家與海氏正沒擺佈，忽見顯瑞領著許多人，吵至家中，說他受僱不赴，誤運漕糧，當得何罪？竟不把他夫妻開口，立刻逼脅海氏上船，放在第三艙安下。海氏愁容淚眼，甚是可憐，雖事處萬分無奈，並無一言報怨丈夫，只是愈加韜斂，再不露一些頭面。一連幾天，顯瑞左計右算，竟不能一見。走去怨恨楊二道：「你還允我做夫妻，如今要看看也不能夠。」楊二道：「畢竟是怕丈夫礙眼，你何不調他開去，事就可為。」顯瑞笑道：「此說大通。」遂回去將二十兩銀子，對有量道：「煩你到蘇州替我買些苦纜傢伙，若買得相巧，所有餘下來的銀兩，都送與你酬勞，誓不改口。」

有量為利所動，滿口應諾。進艙與海氏說別，海氏料是設的計策，心內大驚。忙止道：「你我離井背鄉，只兢兢二人相依，還怕人算計，你怎好遠去？況我是年少女人，落在這只船上，不知是禍是福，你若有此行，我舉目無親，隻身無靠，譬如羊坐虎牢，危可立待，切不可去！」言罷，悲哭不勝。有量道：「懸弧四方，男兒壯志，大丈夫周流天下，求名圖利亦人之常情，豈可拘拘係於一處。且我到蘇州，不過三五日，即便回來，這顯瑞亦是老實之人，你何必多心致疑？料亦無甚大事。」海氏哭道：「你怎不知利害？莫說三五日，只消你前腳出門，我後腳遭殃，是亦未可知。你想此處是個什麼所在？卻丟我一人在此，萬萬不可亂動。」有量滿心只認做沒事，又說道：「那個男子漢不出門，怎說得這等怕人！自古說道『許人一諾，千金難移。』我既對他說了，再無不去之理。但我雖然外去，想顯瑞諸人青天白日，亦未敢行橫於你。設若有不測之事，你操持堅守，自己保重，他也何法以處。況我轉眼就回，有何妨礙？我包管你得沒事。」海氏又大哭道：「你若決意要去，寧可帶我同去，你我自做夫妻，從不曾一日相拋。情願生死同在一處，今日決難相離。」遂扯住丈夫衣服，哭泣酸心，哀聲淒楚。有量見海氏這樣光景，亦覺動情傷心，戀戀不捨，又再慰了一番。外邊顯瑞見有量許久不出來，恐事有反卦，即催喊登舟。卻進艙將有量扯出，扶上一隻小船，如飛的去了。海氏痛心哭倒艙中，好不傷心。正是：

無計留君住，傷心只自知。

再說運糧舊例，每年祭金龍四大王，定演神戲。次日，恰值做戲之期，顯瑞就欲於是日挑撥海氏。絕早起來刑牲，叫長年藍九捧盤盛血。藍九失手將盤一側，把血撥在滿地，顯瑞大怒，將藍九揪過來打了一個臭死。藍九被打頭青臉腫，敢怒而不敢言。顯瑞心懷不悅道：「我今日一天好事，全在這一本戲上成功，侵早就被這狗頭失手，弄了一身穢物，好沒利市。也罷，一索不要忌諱。」遂將戲場做在船旁緊靠海氏艙口，不遠先備一桌齊整酒席，喚那兩個相好的舟婦，送去與海氏，說是「頒神惠」。海氏閉門不納，一味峻拒。顯瑞又將簾子掛在艙門口，令二婦請他看戲。海氏一發不肯一顧，把門關得如鐵桶相似。顯瑞大失所望，越發著迷。

次日又去怨恨楊二道：「他連戲也不肯出來看，莫說想做夫妻，就指望做個萍水相逢，還料然不能，豈不枉費我許多物料。」楊二亦譏笑道：「那裡有個女來就男的事。你何不進他艙去下手，我只能弄的他上你的船，至於上手之事，我怎能幫助得你。你好不聰明你是一個有力量的男子漢，反不能制一個柔弱女子麼？」顯瑞點首笑道：「兄言大是有理。」就忙忙回來，取白銀五錠，令二婦進艙款款對海氏說道：「林郎多致娘子些須微物，權奉娘子一笑，待另日再制首飾珠帛，替娘子妝戴。」海氏大怒，拿起銀子，就向艙外一擲，大聲罵道：「該死奴才，坐牢強盜，好生無狀！誰在我面前，敢輕薄嚼舌！」罵得性起，連兩個婦人也被他一頓臭罵，嚇得夾著一泡騷尿，飛奔出來。顯瑞亦甚駭〔然〕，又私付道：「騎虎之勢也怕不得許多，只得要強做了。」

於是到半夜裡，將艙板撬開，鑽將進去，只望乘他睡熟，掩其不備，就好行強。那知海氏端端正正坐在裡面，見顯瑞進來，遂大喊：「殺人。」同船諸人雖然聽得，都畏怕顯瑞，不敢則聲。顯瑞見他叫喊，全然不怕，竟奔海氏用力亂扯，海氏盡力號叫。呼喊愈急，驚動鄰船，眾人一齊聲張道：「林某莫要弄出事來，不是當耍的。」顯瑞見已驚破多人，意氣阻喪，自料決然難妥，方才放手，索興而回。心內十分不快，只得匆匆安寢。正是：

掏盡西江水，難洗滿面羞。

顯瑞雖然出來沒趣睡覺，一心卻還聽著海氏艙中，耳中微聞哭苦命親夫數聲，以後漸漸哭得聲低，哀哀淒慘。再停一會，又聞■■之聲，顯瑞忙喚二婦去看時，已自投縋瞑目，時乃六年正月二十七日事也。顯瑞傍徨失措，忙將屍骸藏在米中，等待過江時，好拋入江裡。又恐漏消息，遂禁住船上人，不許上岸。過了幾天，顯瑞與兄弟林四商議道：「有量日今將好回來，倘然要起人來怎麼處？」林四畫策道：「可懸十兩銀子，做個信約，若船上有那個能去殺了有量回來。除此之外，還謝他十金。」顯瑞依計而行。果然登時有人應募，卻是藍九欣然願去，除殺有量。顯瑞大喜，再三囑咐鎮密，務在必妥回來，還有重謝。藍九道：「這事打什麼緊，包管停當，不勞耽心。」遂拿著信約銀子，悄悄上岸。

打了一個幌，一直竟奔到監兌理刑朱公處出首。朱公大驚，怕張揚出去，致惡賊逃之，立刻傳經歷繆君國瑞，親拿惡賊。繆公極有作為，但出首之人藏躲。糧舟人多，不知林顯瑞在那只船上。忙到官衙，取兌糧簿籍一查，上載：某月日衛官審潘遐下旗丁林顯瑞米若干。繆君遂急出城去，見雷衛官，時已二鼓，雷衛官從夢中驚醒出來，接見繆公，對他道：「適奉上司嚴檄，某船藏匿逃人，特來查勘。」雷衛官倒吃了一嚇，即刻同至某船，叫船上人俱來點名。點至顯瑞，繆公道：「這就是逃人，與我鎖起來。」眾人驚愕，顯瑞尚昂昂雄辯，只見藍九從燈影中跳出執證，顯瑞已知為其所賣，嚇得啞口無言。繆公遂連夜送監。次早，顯瑞令人將白金私獻繆公，求他緩獄。繆公將獻金之人，重責三十板，將銀擲出，隨即到船上驗屍。藍九就往米中爬出，繆公領眾人上前一看，只見玉色柔膚勃勃如生，面貌一些未改，臉上淚痕還在，衣服雖然鶉結，卻褲與裙連，裙與衣連，裡外上下，互相交綴，兜底密縫。乃是他丈夫去後，恐有奸人暗算，自己細細連縫的。當時看的人，就如山擁，無不嘖嘖歎異。繆公吩咐掩好，不可輕露貞肌，當日合城官府俱來看視，忙催棺盛殮。理刑朱公回衙，將顯瑞痛責四十並一夾棍，定成斬罪。當時顯瑞面殷謀算，教兄弟林四，到某處投牒，說運難於更替；到某處訴辨，說海氏苑於反□〔與〕顯瑞無干。朱公堅執不聽，做成死招，申詳上司。林四聞知，〔當〕頭一悶，捶胸跌腳在淮安飯店，吐血數升而死。顯瑞計窮，方〔才〕追悔，深恨楊二害他，斷不令他獨生，遂將楊二唆哄之毒，海氏前後貞烈之狀，偏〔遍〕告同獄，所以一發流傳甚悉。正是：

天作孽猶可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

再說有量在蘇州，忽得一夢，夢見妻子抱住他哭道：「我的苦命親夫！你從今以後，再休想見你妻子了。我已被人陷害，身入黃泉，我仇賊不日亦死，你還在此做甚？你可速速回家，帶我幽魂回去。我於冥冥之中，自常隨你，你亦不必苦楚。我自恨命薄，不能與你白頭相守，半路相舍，心如刀割。你須另娶別室，家門保重為是。」言罷，哽咽而去。有量從睡夢中驚醒，甚是駭異，即刻收拾到來，乃顯瑞下獄之第三日也。撫棺痛哭，死去更醒。正哭間，恰值江陰營兵姪海永潮，亦得一夢，故此同日趕至，捶胸大慟，遂一齊進城連告楊二。時楊二正逃避在外，左逃右逃，只是不得走離常州，早被差人拿獲，扭解送官。才到城門，只見那看的眾人動了公忿，忽聽得一聲喊，眾人俱向前拳打腳踢，磚頭棒槌如雨點般，一齊亂下，將楊二登時打做個肉餅兒，竟不分出個頭足了。差人只得空手去回覆本官。